

涂鸦手记

钟鸣 著

涂鸦手记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

涂鸦手记

钟鸣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涂鸦手记 / 钟鸣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208-08311-0

I. 涂… II. 钟…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196528号

策划编辑 刘志凌
责任编辑 刘志凌
装帧设计 杨林青工作室



涂鸦手记
钟鸣 著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上海福建中路193号 www.ewen.cc)

出 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100027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55号4层)

发 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 × 965毫米 1/16

印 张 24.75

字 数 286,000

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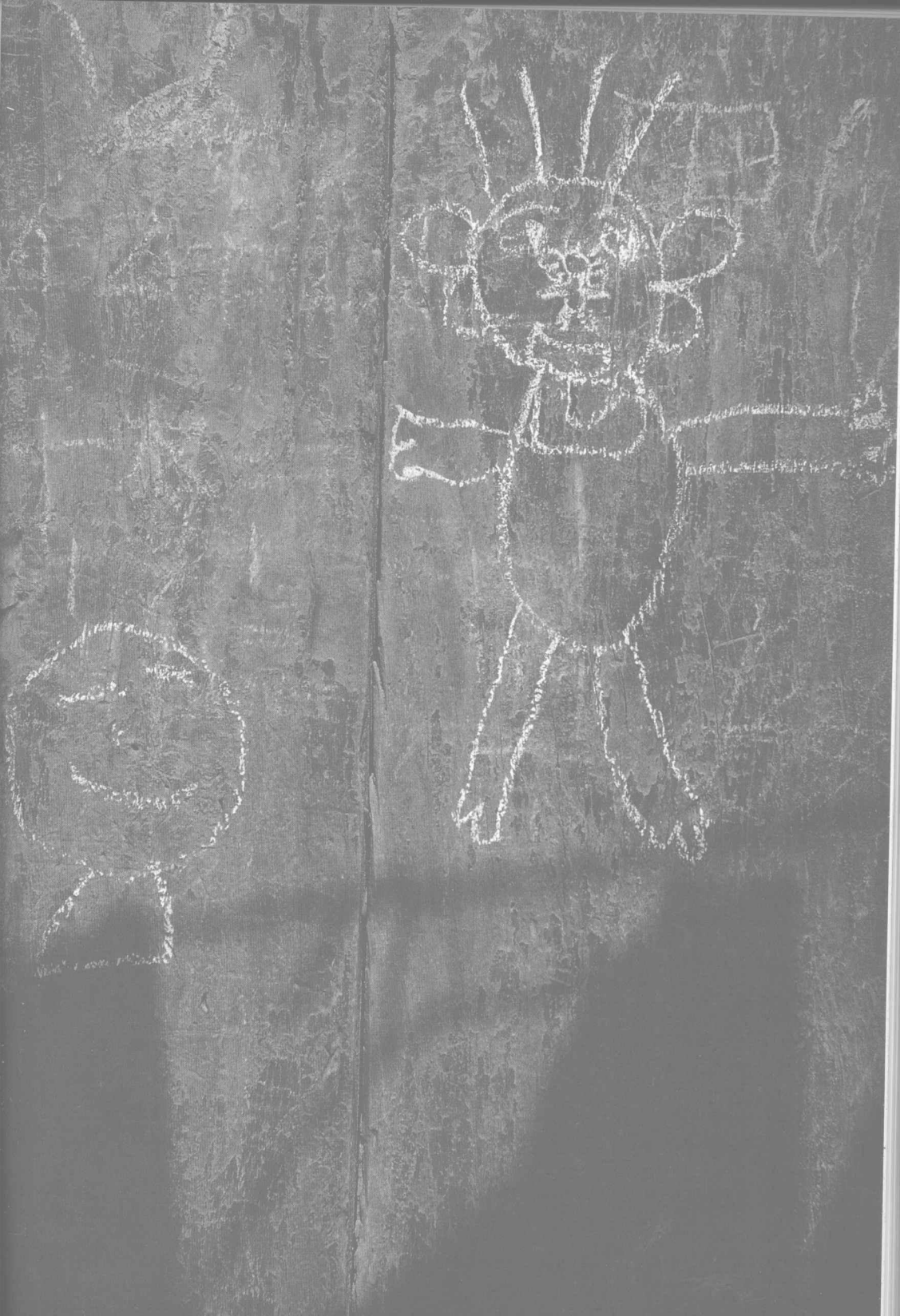
ISBN 978-7-208-08311-0 / I · 623

定 价 49.00 元

纸宽

涂鸦，山西，平遥古城区，2007年

真正的道路在一根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的。与其说它是供人行走，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引自卡夫卡：《对罪愆、苦难、希望和真正的道路的观察》，《卡夫卡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4卷）



要坚决反对氧化作用。¹

1. 引组诗《耳中优语》中《派遣》：“作为普希金的继承者，应该大声宣称：要坚决反对氧化作用！”作者诗集《中国杂技：硬椅子》，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144页。这里的继承者即暗指前俄国诗人奥西普·曼德尔斯塔姆，也指所有严肃对待自己和祖国命运的诗人。“坚决反对氧化作用”这句诗，正是出自他。参看《曼德尔斯塔姆诗选》（*Osip Mandelstam: Selected Poems*, translated by Clarence Brown and W.S. Merwin），纽约：企鹅出版社，1968年，第353首。

先餓个失败的小人儿在粉笔盒子里，
(小孩们全知道自制的武器和途径)
那就是他的假想敌，然后画出轨的火车，
从飞跑的包厢里弯出许多张熟悉的脸来，
只是为了让其他孩子们隔在千里之外。

愁眉不展地画他，而他气愤地说：
“你画的是我。”原来，他承认
这片狼藉而腼腆的画工，而且，
还持续地鼓励那种少年的惆怅。

被画就是不轨，被画即“猝死”。
画空气的供给者，结果他无疾而终；
画一只靴子，谁伸脚来试试这靴子？
画太阳，太阳正在向右旋；画月亮，

月亮却是个不明朗的负面；画男人，
而他只有一种敷衍而不祥的预感。
画腐烂从头开始，也从嘴边诱饵开始，
只能画事物的表皮，事物并非事物。

怎么会像呢？他画你外省的乖张，
而你却要的是一个永恒的形象，
没有污点，只有鲁莽，也从不失望，
而善感的心也只能帮助那些坏东西。

你的乖张如此鲜明，他画你，
口袋翻出来空洞地朝着镜子，
他哈哈大笑，随手拾起烟头，
抓住烟头也画，画你的乳房，

就像内心画了一千遍的抚摸。
墙把我们小心翼翼地浇筑在一起，
以至于我们无法感受肢体的膨胀，
肉感的威胁和麻木不仁的怯弱。

或许因为没有，或许更多地死于天真。
你更多时候是在幕僚的凳子上绕线团，
想像着发丛秘密乌黑的木梳陷入最深，
不可见是你对真实一面不虚心的掩盖。

黑暗也有自己的光线投在视网膜上，
谁也说不清这是怎么回事，确凿的，
我们将在永恒的风暴里度过一生，
却在平静的触摸里衰老一小时。

你捏的粉笔是哈姆雷特的样式，
你总不能画个很甜的骷髅吧？
在你不能触摸其他的身體之前，
你首先得刻划自己的喜怒无常，

从凌乱的线条看有没有确定的世界，
趁变化的谰语还没有将牺牲者淹没，
乌云也还没偏执地敲碎自己的锁骨，
而我们憎恨的器官还没有射向器官。

这样你才能赶紧玩你的破棒和图画，
赶快用魔术绑走他肮脏凌乱的弧线，
拔掉她在阴影里发酵而无用的抒情，
把他抓到墙上画他惊人的“错误”。

没有错误，那就画她的含苞怒放，
画一只空书包或胖子翻筋斗的未来，
加上牡牛们的套话，“我逮住了你”，
这等于说：你有能力猥亵他们的生活。²

1999 年

2. 引作者诗作《涂鸦》，未出版诗集《浮手印》。



人们在书有毛泽东诗词的
墙下留影，贵州，遵义，遵
义会议遗址大院，2006年

赫拉克利特：干燥的光辉是最智慧、最优秀的灵魂。¹

赫拉克利特说的“干燥”或许是种进步，因为他也说过，“猪在污泥中取乐”，而艾略特《荒原》中的“干燥”就让人不放心了——因为地面上几乎所有的偶像正承受着太阳的鞭打，²比这个更厉害的是干旱，缺水，枯死，裂缝，酸碱失衡，焦躁不安，迟钝的根芽，干裂大地的无字之书——萎缩坏死的块茎……所以，埃拉托色尼开创了“地理学”，³现在 geographica 这个词，就来源于希腊文的两个字：ge 和 grapho，字义就是“地球”和“我写”——不难理解为关于地球的涂鸦和描述。所以，最后，一切都可能取决于“地质学的判决”。

我们脚下的土地和这颗行星是在一个可怕的不间断干燥的过程中，从冰期结束就开始了，抗议变暖只是神话潜移默化的一部分——中国神话中，射掉九个太阳的人（羿）就是最早呼吁生态平衡的人。有什么用呢？氧化早就开始了，多一根少一根烟囱无济于事，那是全球变暖的问题。用美国未遂总统戈尔在《难以忽视的真相》中的话说，⁴我们正在为自己所“坚信的伪论”（这是马克·吐温的话）付出代价，正在变成“温水青蛙”。这个有趣的动漫符号，如同“圆颅时期”岩画中神秘的图案，得由大气层、二氧化碳、气流、飓风这些自然属性来界定——聚合在同心圆中，重叠，些许偏离，毫不滥用美，就像高地宗教里出现

的头骨碗⁵——西藏游牧文物小贩经常问我要不要这些玩艺。在判断其价值前，我十分害怕地想到这曾是活人的颅骨，变成容器，仿佛装满智慧和甘露，铭文和图案——但我看不见，我只看见枯竭的死亡，灵魂奉献的半成品和解剖学。就像谁说的，巴别塔是由骨头和被遗忘的语言构成的。类似的还有骰子、坚果、枸橼、粉红的莲花、银镜、火轮、风轮、毒扫帚、羚羊角……都有自己古怪的旋风和圆周形。最致命的是人皮卷轴画，抽干暴露在上面的汗毛孔比褪色的苯教上师和曼荼罗更抢眼。

幸好，岩画研究者看出了，圆形的人面岩画不是因为人脸是圆的才画成圆形，何况也不表现发型，而是因为太阳和人面合而为一。仰韶文化的彩陶罐和北方贺兰山岩画都有。所以，人和太阳都照着自己的容貌相互画肖像，打一开始就是个同心圆，其运动的基本功能和方式就是重叠，覆盖和氧化。我很想在这个圆形中勾勒我们祖先那些忧心忡忡的涂鸦者——巫师、画师、文字摹写人、未遂愿的誊写者、空想家、经世论者、镜像巫师、骑墙派或穿墙派，恋物癖和办公室里的圈地者，还有革命的规划师，精神污染的防治者……但我也很害怕成为成堆成堆的“火车上的小说家”，⁶流畅的网络作家，一股赶时尚的暖气流，用牙膏围起来的核心或圈子。你能从越来越狡黠平庸的文字听到牙床的磨蹭，诡计多端，反常化，圈套，暗影力透纸背。这是另外一类击壤歌，骇怕个别颗粒分散和被氧化，最终是整体骨骼下陷。

在我腮帮子还没鼓起来时，我得回溯一下我和人面岩画相关的诸多细节，用过世母亲的话说，“给自己放小电影”。毫无例外，我的行为也建立在

1. 赫拉克利特，古希腊哲学家，此残句引自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的《古希腊罗马哲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29页。

2. 出自T. S. 艾略特《荒原》中的句子：“For you know only/A heap of broken images, where the sun beats,/And the dead tree gives no shelter, the cricket no relief.”《艾略特诗选》(Selected Poems, T. S. Eliot)，伦敦：费伯-费伯公司，1970年版，第51页。

3. 埃拉托色尼是公元前3世纪亚历山大城的学者，他不仅对地球的大小作了精确的计算，而且写了一本叫《地理学》的书，后失传。据信正是这本书第一次使用了“地理学”这个名词，埃拉托色尼被认为是地理学的奠基人。

4. 戈尔，美国前副总统，在与布什的竞选中失败后，致力于全球变暖问题的研究和演讲，拍摄有争议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2007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5. 这里的高地泛指昆仑山脉、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和云贵高原一带。

6. 契诃夫写有讽刺性的短篇小说《谜样的性格》，内容描述一个九等文官，一个业余的“中篇小说家”，和一个女人在火车上相遇并相互倾诉的故事。

岩石上面，¹数不胜数：最初是光线，印象很深，试图挡住光线，用全身的皱纹和朦胧的影子——这不大可能，这就更加深了印象；襁褓上的指痕，诞生在啼哭声中；写字，团纸，或摆出实物抓周——如果是花，就意味着有桃花运，如果是钞票意味着有财运，如果是笔，表明喜欢书写，当知识分子（在外省，幼时都以谁身上别多少钢笔来推测文化的高低），若为玩具刀枪，便是尚武……可事后谁也记不住我当时抓的是怎么了；在相馆拍家庭照，我固执地手上要拿万花筒而不听安排——里面有比镜头更富于幻想的花花世界；坚持不懈地在床上做梦“画地图”（指滥尿），父母生气，我却战果辉煌，不断扩大版图，直到15岁，甚至更晚，最后一次应该是在北方冰雪覆盖的山沟里，我是被冻醒的；隔着房间，捏着“小铅笔”，天真而不知所措地亵渎保姆洗澡时的白背影，感觉上好像是我把她剥得精光；在课本上画老虎，其实更像毛驴，还画硝烟弥漫和百团大战等等；故意弄脏女生的白衬衫，画“分界线”；墙上画葫芦——那时正好有部关于宝葫芦的电影；我画了许多长辫子，有部电影中的长辫美女（刘三姐）迷住了我；喜欢读书的秦始皇禁止书写，“文化大革命”鼓励书写，对象不同，天下一片鬼画符，标语，大字报，淹没了不相称的年龄，目不暇接，未来得及抽手——由于父亲的出身，为了安全，我还得到处找红袖套戴，填出身时硬着头皮写“革干”，那时的书称作宝书，颜色是红的；然后是血书，入伍申请，台词，水彩画；小文工团的舞台剧本，快板书，化妆，做大头娃娃，在风雪交加的鸭绿江边，我还放了瓶墨水准备写作，结果，墨水被冻结了，个人环境化的书写昙花一现；在镜泊湖，夏日的村庄，一个乡村教员放在马厩的书籍朝我打开，记得最清新扑鼻的是本普通逻辑学，普通，这个词让我敏感，我点着蜡烛开始在发霉的旧杂志上写叙事诗，练习押韵；边境，朝鲜，雪花，冰刀在冻结的地面滑出一道道线条；后来又在父亲规定下抄录名人隽语，练习书法——隶书，这种书法要求蚕头燕尾，一波三折；在大学，一次小小的学潮（因为糟糕的伙食），我们在大字报栏上画

《诗经》里的硕鼠，偷油婆（蟑螂），象征偷粮食的管理者；然后，是写诗，有人称这种看不懂的玩艺叫“朦胧诗”，我个人只言片语模仿过卡明斯和奥登；² 拼贴——我曾用报纸和画报粘贴过一张破椅子，因为有本建筑书介绍巴塞罗那椅，我也想拥有自己前卫的艺术品和滑铁卢，我拍摄的第一幅作品是楼梯的炫光，然后是阳光下的塑料字纸篓加悬挂的乒乓球，命名为“空中花园”，接着是女人体，配合我的是童年女伙伴，结果激动地冲坏了胶卷，温度过高；最近，我试图像摄影师巴尼耶，³ 在

1. 化用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人的行为可能建立在坚固的岩石上面，也可能建立在潮湿的沼泽之中。”巫宁坤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2. 指美国现代诗人 E.E.Cummings 和英国现代诗人 W.H.Auden。

3. 巴尼耶 (François-Marie Banier)，法国名流摄影师。

4. 简-彼得·威金 (Joel-Peter Witkin)，美国摄影师。

照片上敷彩、写字或画抽象图画，改变影像的结构和性质，让照片更不像照片，像简-彼得·威金一样刮磨底片……⁴ 各种各样的尝试，书写的好动症，像碎片一样被吸进涂鸦社团搅动的旋涡。

或者说成为社会的缩影——社会主义社会学常用这个词，缩影背后还有很多名堂，其实就是美学圈套。我们画圆或一个好玩的弧形球，就等于翻筋斗的孙悟空给嬗变的小妖怪画了道火焰圈，但不知道保护的是什

么？我们常常反被灼痛，这是捕手变蝴蝶的故事。不是因为火焰本身，而是更大的氧化环境，或某个变质的范畴——有人论证，范畴和涂鸦一样，运动方式就是新旧交替，不断扩散。这方面，长城是个象征，比如，从地形学看，它必须画个完整的圆，才有意义，才能结成民众的连环，我们也才能使用“兜圈子”、“迷宫”、“包围”、“团结”之类的半军事化的术语。可惜，它只是道墙，有远方，但离真正的目标还很远，方向为两头，齐头并进，姿势倒没错，但就是不能形成理想的圆周，进犯四通八达，所以没用，但我们仍怀着敬畏之情想像其坚固。

我发现卡夫卡一篇随笔也曾描述过同心圆，城市就是这个同心圆，就是太阳，“所有的光集聚在中间的一个圈子里，使人人为之眩目，人们迷失方向，人们找不到街道和房子，一旦进入这里，人们就再也不会出

现；在一个较大的圈子里，还是很狭窄拥挤，但不再有源源不断涌出的光，这里有昏暗的小巷，暗藏的通道，甚至有一些小广场，卧在朦胧和清凉之中；以致人们去寻找它，庞大的城市笼罩在冷灰色的色调中，再往外就是宽广的原野了，光线暗淡，一派深秋色彩，光秃秃的，从来不见哪怕一点儿来自空中的光一闪而过。”¹

我们不得不钦佩卡夫卡，攀岩的犹太人，被钉在一个微型广场而逐渐萎缩的甲虫，但他反对直线。比如《变形记》初版封面，他建议设计师不要搞成昆虫，后来图案是个哭泣的男孩，但在中文版全集封套上，设计师却画了只昆虫在黑暗中爬。卡夫卡的眼光又毒又准，他能用最简单的方法抽丝剥茧，他能像建筑师一样审视原野和广场，发现便捷所在——城市要从植物的宇宙，辽阔的原野抽身而出，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墙隔出空间，把旷野的原始状态一笔勾销，墙随城市的发展被赋予形式，他的小说也是如此。

有人计算过，在布拉格老城区，逡巡卡夫卡的环境至少需要三小时，而为了让这些广场、教堂、壁龛、房间、灯泡（有个摄影师拍下了卡夫卡的灯泡？）、墓地充满意义，他曾暗暗扩大自己散步的范围，书写一生，不惜咯血——为了在和世界的斗争中协助世界。他的行为绝不属于沼泽。坚固的城堡都用岩石。他脸上的轮廓就是岩石的形状，传染痛苦和毅力。

这位深感忧虑的饥饿艺术家——不是因为厌食，而是因为边缘化和困难的呼吸，记住《饥饿艺术家》中可怜的场景吧，最后，当他不得不在马戏团表演时，笼子后的墙上、电杆上只贴着破烂的纸片，招贴，艺术家耷拉着脑袋，很像布莱克描绘的人鸟复合器。²令我惊讶的是，在三星堆玉器中，这种复合器比比皆是，³沉重的翅膀，坐在断崖上，望着日出日落，向还不太喜欢涂鸦的愚众高呼“前进吧，饥饿的牲

1. 卡夫卡《笔记本和散页中的断简残篇》中的《一篇小说片断》，《卡夫卡全集》，第4卷，188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2. 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英国古典诗人、艺术家，以诗画合集的《天真与经验之歌》(*Songs of Innocence and Songs of Experience*)闻名于世。

3. 三星堆文化自1929年发现迄今，遗留诸多悬疑，学界通常认为三星堆文化根据土层关系和器物类型可分四期，上起公元前2700年，下迄周初，族属为